

问题又转到达赖、藏政府、贵族谁的权力最大上来了。织垫子的吉立、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丹培，还有几个人，都说达赖权最大，一颗大印，到处下令，藏政府、贵族都按他的命令剥削人，所以说他权最大，他是尖，是头儿。瞎子不同意，他说：“达赖管什么？坏事都是下边人借他的名字干的！可见下边人实权最大。”他刚说完，小伙子向他吵得青筋暴露。瞎子又孤立了，不吭声了。过一会儿，他说：“昂秀松！”（我输了！）陈昭插上来：“你没输，有道理。”她这一说，瞎子又来劲了，直着脖子和大家吵起来。

已夜十一点多了，大家还不愿散，又辩论起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为什么搞叛乱？瞎子又争先发言，说：“第一，他们想永远剥削人，怕百姓要改革，怕共产党搞改革；第二，达赖收了金子，铸了金宝座，百姓反对，贵族就叛乱。”大家又追问他：“达赖为什么要铸金宝座？有什么用？什么意思？”吵吵嚷嚷，直到后半夜。

陈昭这办法很好，让大家自由辩论，自我教育。从今晚人们发言中，可以看出西藏翻身农奴思想也在解放过程中。

晚上枕马垫子，盖大衣，睡了。

九月九日

早晨访问了阿姐多吉。

饭后访问了邛多。又访问了房东老丹曾。

午饭后从石公村回吉林。

下午回扎囊县委住地札塘。路上过一小村，四十一户堆穷、朗生在一起打麦，他们唱起了歌。歌词很好（见采访本），可惜太累了，已经两点了，有空补记吧！

晚接尹锐同志转来分社电报，要我接受新的采访任务。明晨过札囊看看秋收情况（考虑写农奴翻身后的第一个秋收），然后回泽当。

山南农村纪事

索康凯松谿卡调查报告

正是西藏高原美好的初夏季节，我们来到了山南的沿江（雅鲁藏布）地区。在西藏大农奴主、叛匪头子索康·旺清格勒所属的凯松谿卡（即人民日报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中提到的开苏谿卡）作了一次调查访问。

这个谿卡，是索康在山南地区六个农业区谿卡中较大的一个。地处雅鲁藏布江南岸支流雅陇相布河河谷平原上，在山南古城泽当之南二十里。这一带，向称西藏富庶之区。我们从泽当出发，沿途见阡陌相接，水渠密布，青稞、油菜，一片碧绿金黄，河边丛林里，野花盛开，画眉和各种小鸟争鸣。绿树葱笼中，便是人家。真是一个土地肥沃、风光秀丽的好地方。

这一带，又曾是西藏古文化的中心之区。泽当，是西藏一千多年前的首城。从凯松谿卡南望，山头一处金顶古堡，名“雍布拉康”，相传是第一代藏王聂赤赞布在一六〇〇多年前所修西藏第一所房子。再南，有个“颇章”（宫殿），

相传为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前的宫殿。凯松谿卡之北，有个金顶辉煌的“昌珠”寺，传说文成公主在此住过，以后修成此寺，文成公主的塑像和她用过的石灶，至今尚在。

这一带，两旁山坡上寺院稠密，河谷里隔不远就有一所白墙柴檐的大房子，这都是农奴主的庄园。可以想见，当年各大贵族和各寺院，竞相巧取豪夺，在这里取得领地，建立庄园、寺庙，用农奴的血汗，建造了巍峨的房宅、僧舍，用奴役劳动，经营土地，同时也就为农奴们建造了人间地狱。

这一带，比之西藏其他地区来，农奴制度更完整，奴隶制残余也更浓重。西藏叛匪，又曾把这里当老巢，匪徒在此盘踞将近一年。人民在受尽千载苦难的最后阶段，又遭一次空前浩劫。正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向我们的战士哭诉说：“你们再晚回来一步，百姓就都活不成了！”

现在，叛匪被肃清了。残酷野蛮的农奴制度，在西藏革命浪潮前，正在崩溃。

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封建农奴制庄园，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一、残忍成性，掠夺起家

我们到凯松谿卡的这天中午，田野里阳光灼人，庄园树荫下却一片清凉。村落正中，是一所三层楼大房子。这是庄园主的房子，索康家派的“谿堆”（庄园管理人）就曾

住在这里，这个叛匪头目现在已经跑了。四周和田野里，一些破烂小土屋，就是农奴们的住所。大房子分里外院，外院有排列成行的马棚牛棚，宅旁大柳树下，专有饮畜池。内院一进大门，便是双行楼梯，梯阶已被家奴们赤脚磨出了坑凹。二楼和三楼正厅，垂着黑色牛毛织成的大窗帘。

一旁有个黑洞洞的家庭经堂，里面柱头上挂着毗牙咧嘴的人头塑像，阴惨怕人。楼下一个黑暗的库房里，虽然叛匪吃用很久，仍然堆满了青稞、酥油等物。尽管农奴们饿得面黄肌瘦，这里大柜子上的糌粑还是发了霉，青油溢到了桶外。

这个典型的农奴制的庄园，处处显示着大农奴主当年的气势，处处给人以阴惨、死气、黑暗的感觉。

关于这个谿卡的历史，人们这样传说：

索康家的老谿卡，原来在南面山下。在五世达赖的时候（三百年前），他家出了个“森本堪布”（侍从达赖的三大堪布之一，负责达赖起居衣着），于是借势霸占了这块肥美的土地，建造新庄园。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下令雅陇（这条河谷）上、中、下三部百里内的百姓，都来参加。从山脚到这里，成千上万男女，排成长蛇阵，从山跟向这里运石头。又鞭驱农奴们，从远处运来大木料。这房子，是由一个老“辛叟切莫”（木工头）设计的，在当时，它的式样的新颖，气派的豪华、阔绰，曾引起其他大贵族的羡慕和嫉妒。房子落成了，索康家为了不让这个“辛叟切莫”能

再给其他家设计房子，就残忍地把这个老人的右臂砍掉了。

关于谿卡的名字，也有种种传说，前任谿堆说，站在房顶上，可以看到三座神山，因此叫“凯松”，是“三吉利”的意思。可是这里的老农奴们都有另一种说法：建造庄园的土地、人工、材料，都是不化一文白白得的，是“三赢利”，所以叫“凯松”。不管怎么说，从这里已可看出，索康家从他们祖宗起，就是残忍成性，掠夺起家的。

从那时以来，多少农奴呻吟在皮鞭之下，庄园土地上浸透着多少农奴的血泪！而索康家，却靠着这些血汗，住在拉萨豪华的馆邸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成天想着残害人民的阴谋诡计。

二、三种土地和三种农奴

为了解剖这个庄园，先谈谈庄园上的三种土地和三种农奴。

谿卡内共有一千二百多克土地（一克地、即可播一克青稞种子的地。每克青稞二十五至二十八斤。一克地大约相当一亩。）连同土地上的五十九户农奴，计三〇二口人，都是属于索康家的。索康派一个谿堆住在这里，全权管理。他就是农奴主代理人，每三、五年或十多年换一次。

土地基本分三种：

（一）谿卡“自营地”。即由谿堆直接经管，靠“乌拉”（无

偿劳役)耕种的土地,计六六〇克,其中有一百多克是索康家侵占西藏地方政府的差地。自营地都是靠近大房子的上好水地。每克可收青稞十多克。收入全归索康及其所派谿堆所有。

(二)“差岗”,即差地。是分给“差巴”耕种的份地。“差巴”耕种这种土地,就世代为农奴主支差纳贡交税。差地共十八“岗”,每岗十五—三十克不等。共三七〇多克。不到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

(三)谿堆出租地。一种叫“博”,是定额租地。每克地原交租三克半,近一年部分增加到六克。这种地约一百克左右。其中大部分是索康家从原噶厦的差地中侵占的。

一种是对半分租地,叫“谢”,约五十克左右。这种地是谿堆从“基薪”(差巴公用地)中侵夺的。早年,庄园中曾划出六十克基薪,由差巴共同出租,收入归差巴共同支付杂差使用。五十年前一任谿堆,把基薪侵夺五十克,改为“谢”,收入归谿堆,以后沿承下来。

此外,还有其他小块土地,共百多小块,二、三十克,是谿堆用于杂项开支的。

庄园里的农奴,也大体分三类:

一、“差巴”,意思是支差的人。他们是耕种差地的农奴,按差地多少,给领主支差和交纳贡赋。全谿卡共有差巴二十四户,共种十八岗差地。每岗差地,每年出两名常年乌拉,在谿卡自营地上服劳役。此外尚有许多其他负

担。差巴属于差地上，随土地转移。如索康家侵占了原噶厦的一块差地，这块土地上的农奴，也就成了索康家农奴。差巴世代为差巴。只有当他们逃亡（抓回来要挨鞭打以至处死）、破产（负债过多无力支差）或绝户的时候，谿堆才把土地、房屋收回，派给另外人家作差巴，按索康家的规矩，差巴家的劳动力，六十岁以前，不得自由离开庄园，如要离开，需获得谿堆允许后，补充一人顶替。差巴希洛的弟弟，入赘到本谿卡以外，妻子家就派了一个劳动力来顶替。二十四户差巴里，有一户大差巴扎西（她死去的丈夫作过谿堆），种一岗多地，养十二个“朗生”和“差徭”（见后边解释），放数百克高利贷，自家不劳动，已成剥削者；另外还有两户，一户是“根保”（庄园里头人），一户是小恶霸，压迫其他农奴。其余二十户，皆负债累累。一年劳苦到头，不足吃喝。除扎西家有三头耕牛和犁等大耕具外，其余差巴，只养骡马和驴子（多的十几头，少的三五头，主要用于支差），农具只有手把鹤嘴锄、铁锹、连枷等。此外还养有少数小奶牛、小黄牛和羊等。

（二）堆穷”（意思小户），他们是没有差地的农奴，共三十五户。有二十多户靠租种小块土地、替差巴支差、作短工等过活，其余的靠织氍毹、纳靴底等手工和乞讨活命。还有几户“半乌拉”，十天中，五天给谿堆支乌拉，五天自己找活路。堆穷虽无差地，但也不能随便离开庄园。他们每每年要向领主交纳三至十五两银子（目前一个银元合二

十两藏银)的人头税,出六天到半个月的无偿劳役。堆穷子女仍为堆穷。

堆穷大部分是本谿卡和其他地方的差巴破产逃荒而成的。租种小块土地的堆穷,有少数驴子、奶牛、黄牛等牲畜,其余堆穷一无所有。

(三)“朗生”和“差徭”,共五十多人。

朗生,意思是家里养的,干家里活的,就是家奴。是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有的也作田间劳动。谿堆有朗生三人,专门背水、烧饭、喂马等(谿堆早年有朗生十多人,后为减少口粮开支,从“差徭”中抽人作家务劳役,因为差徭的口粮是由差巴供给的)。大差巴扎西家也有朗生六人(扎西家共有奴隶性人口十二人,另六人名义为差徭,实与朗生无区别),兼作田间劳动。朗生一无所有,主人只管吃(吃半饱)管穿(浑身上下一件破麻包样的衣服),全无人身自由,子女必须仍为朗生。

“差徭”(原意是专作乌拉의 奴仆)一般指在谿卡自营地上常年乌拉的人。这种作常年乌拉,有的是差巴自己家的人,他们的身份,仍是差巴。有的是谿堆从别家差从别家差巴。有的谿堆从别家差巴或堆穷户中抽调来,替劳动力名额不足的差巴当差徭的,这种人的社会身份也变成了差徭。后一种人,一经成为差徭,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不管他们实际上是给谿卡作常年乌拉,还是留在差巴家干活,都终身为差徭,而且子女仍当差徭。他们的生活,由

差巴家每天给一“哲”(即升,一克为二十哲)糌粑,一年一件破衣服。实际上也是一种奴隶,是主要从事田间劳动的奴隶。

朗生和差徭的详细情况,下面专门谈到。

以上三种农奴子女的社会身份和隶属关系,子随父,女随母。

三、难算的剥削账

了解以上基本情况,现在我们可以算一算大农奴主索康对这个庄园农奴们的剥削账了。由于索康代理人谿堆恩久多杰已经挟起账本和叛匪一起逃走,这笔账,只能凭着农奴们血泪的记忆来算。而西藏大农奴主剥削人的名目和花样是如此繁多,要完全算清是很难的。这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它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庄园领主的直接剥削,即索康及其代理人掠夺走的,一般叫内差。第二类,是西藏大农奴主的总代理者——西藏地方政府的剥削,叫外差。第三类,高利贷。第四类,寺院对农奴的剥削。计开四笔流水账如下:

第一类:领主的剥削(内差)

这里又分为两层。第一层,是索康每年从庄园里征收支用的贡赋差役。索康对谿堆实行“包干制”,每年征用实物及差役如下:

一、青稞四千五百克。

二、面粉五驮, (每驮一百二十多斤), 荞麦面二驮, 作稀饭用的青贮青稞粒半驮, 青油 (菜籽油) 五驮, 肥猪一口, 鸡蛋一千个, 麻和皂角各一千八百小块, 毛线若干; ……都要在藏历年前送到拉萨。

三、索康每年所收粮食, 大部运往拉萨, 其中五百克由本谿卡差巴无代价运送, 每年共要派人十八名, 驮畜九十头, 往返半个月到二十天。

四、每年给索康向拉萨运面粉、糌粑、青油等, 由差巴共派人六名, 牲口十六头, 往返十八天。

五、索康在山南的每个谿卡, 就是一个转运站。索康在山南的噶卓牧场, 每年送来大批酥油、牛肉等, 由本谿卡差巴, 派人二十名, 牲口四十头, 运到扎那 (去拉萨途中的一个地方, 这里有索康的一个谿卡, 从这里继续前运) 往返六天。

又从本谿卡把从拉萨运来的茶、布等, 运到噶卓牧场, 要人二十名, 马四匹, 驮畜四十头, 往返四天。

六、每年从本谿卡给索康运木料到泽当渡口, 往返一次一天, 人背马驮, 数量和次数不定。

七、索康修建房屋, 和其他临时差役, 要随叫随到。如一九五二年索康在拉萨盖新宅, 本谿卡派乌拉十多名, 时间一年多。

八、索康家每年派到本谿卡结算账目的人, 索康家的商队骡帮, 在这里住宿时, 谿卡农奴要负责接待。

第二层，是索康的代理人谿堆对农奴的剥削。谿堆为给索康上缴贡赋差税，采用以下剥削办法：

一、派乌拉耕种自营地。谿卡自营地六十克，每年从种到收，直到入仓，由二十四户差户共派常年乌拉三十六名，秋收时，增派短期乌拉七十二名，时间从九月到十二月。这项自营地总收获每年六千至八千克。除上交索康者外，余归谿堆所得。

二、每年交索康之青油，由六户差巴耕种六克油菜定租地。每克地交油一大桶（每桶三、四十斤）。交索康的鸡蛋，一半向农奴低价征购，一半征收。麻和皂角等实物、无代价向农奴征收。

三、凡索康所用之人差、马差、驮畜差等，都无代价向差巴支派。

此外，谿堆本人，尚有以下剥削：

一、谿卡出租地，每年地租约有青稞五百克以上，归谿堆。

二、谿堆每年向二十四户差巴要青稞三十克，名义为生活补助费。

三、“擦任差”，谿堆每年吃牛肉的钱。每三年向二十四户差巴收青稞三十五克。

四、“巴马差”（奶油税），农奴凡养奶牛的，每年每头向谿堆交酥油藏秤六两（约二、三斤）生牦前交四两，生牦后交二两。

五、“约惹差”，差巴每岗差地每年给谿堆搓毛线藏秤十五两，发多少羊毛，交多少线。

六、人头税和半乌拉。凡堆穷户每年每人给谿堆交人头税藏银三到十五两。出乌拉六天到半月。有的堆穷，是半乌拉，五天给谿堆作乌拉，五天自己谋生。

七、谿堆每年到琼结宗集市上作一天买卖，由差巴派牲口十五头，驮运东西，往返和留住数天。

谿堆每年到戎地方进行一次农牧产品交换，由差巴派牲口三头，往返两三天。

八、农奴除大差巴扎西家以外，皆无耕牛。每年谿卡自营地耕种后，由谿堆派耕牛（谿堆养耕牛十三头）和掌犁人给各户耕地。除人吃牛喂外，每付犁每天五个鸡蛋。

九、谿堆临时支差，要随叫随到。

第二类：藏政府对这个谿卡农奴的剥削（外差）：

一、凯松谿卡为原噶厦出常年兵（即藏军）三名，“森木炯”兵（拉萨每年“点兵节”之古代戎装之兵。这种兵受检阅后就回来，但要担任其他差务，其粮饷相当半个常年兵）二名。每名藏军，每年口粮青稞二十四克，服装费藏银八秤或品（每秤五十两）。“森木炯”兵粮饷减半。其中两名藏军和一名“森木炯”的粮饷，由二十四户差巴负担。一名藏军和一名“森木炯”的粮饷由索康和六户堆穷，分成七份，平均负担。其来源是：索康早年侵吞了原噶厦的一块差地（约一百克）。这块差地，是一个“马岗”（兵差

地),种这块的差巴,每年出一个藏军,一个“森木炯”。索康侵吞了这块地以后,就把这块地并入自己庄园的自营地。这户差巴,以后就变成了六户堆穷。这块地应向原噶厦所出兵差,就由六户堆穷和索康负担了。这样,这块地上的农奴,从以前出一份负担(向原噶厦),变为出两份(给索康一份,又给原噶厦一份)。

二、原噶厦每年运官粮,从这个谿卡差巴户中,派人六名,牲口十八头,来回七天。

又运官商大米,派人三名,牲口九头。

又运官粮作生意,派人六名,牲口十八头,来回四天。

三、二十四户差巴,每年有三个月,每天轮流派人一名,马二匹,到“门着康”马站候差,以备过路官员使用。

四、原噶厦官商骡帮每年从此过路住宿时,各户差巴要共出饭费藏银三十两,其中有六个人所吃的酥油、肉、茶,由差巴无代价供给。

第三类:高利贷剥削

凯松谿卡五十九户农奴中,除大差巴扎西每年放高利贷。青稞数百克外,其余有五十一户都借高利贷。另七户是堆穷中的一无所有的,没有人借给。全谿卡农奴负债(可计算的)共计青稞五四〇八克。银元八〇〇元,藏银七五〇〇多两。

利息大体有三种:借寺院的,年利(有的是半年,春借秋还)借五还六;借索康和谿堆或大差巴的,借七还八;

借原噶厦的，十还十一。约略计算，每年全谿卡农奴付高利贷利息全部折成青稞，共约一千克以上。

高利贷，是农奴主放出的一条吸血的毒蛇。农奴只要一借了高利贷，就永世还不清。这种债，一年一结算，当年还不清，第二年就将息作本，越滚越多。差巴乌金，光是算从祖父时借的债（祖父以前的记不清）就有青稞五三三克，藏银二五〇〇两，二十五个债主。他家每年一岗差地上的收获，光付债利也不够。

农奴主或其他债主，逼债有几种办法：一是到时还不起本或付不起息，以东西抵偿，有的牵走农奴的马和驴子，有的收走农奴仅有的一点衣物。二是以土地收入抵偿，差巴阿旺，欠热乌曲林寺和扑公寺一〇〇多克债，到期不能归还，这两个寺院就从他的差地中，指定了三块地（共六克半地），寺院预借他种子，由他家耕种，秋收时寺院派人监督收打，全部收获寺院拿走，何时将债还清，何时作罢。这样自己给索康出着差，白白给寺院种了三年地，债还是没有还清。三是卖身抵债。大差巴扎西家一个朗生民觉，他家原是差巴，后负债过多，兄弟三人就都卖身抵债，成了朗生。至于因还不起高利贷，受农奴主鞭打，就更是常事了。

农奴借贷，除受高利盘剥外，还受两项附加剥削。一是借之前，要先向债主送礼，如哈达一条，鸡蛋若干个。有的要连送三次，始得答应。还有是农奴主放高利贷，小

斗出，大斗入，每斗（克）差一升。

第四类：宗教负担

这个谿卡，因为领主是索康，不是寺院，因此比较起来，对寺院的负担不算多，因为寺院还有他们自己的领地，他们的剥削，主要得自他们的领地上的农奴。但这里随便举几项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农奴，要想活着，多么不易！

一、“朋巴差”。“朋巴”，是用瓶子装的祭山神、水神的青稞，每年由喇嘛骑马背着，从拉萨一站站送到各寺院。凯松谿卡农奴们每年要派一个人，四匹马，负责从谿卡把“朋巴”送到附近四个寺院。

二、“色差”（消雹税）。谿卡东面山坡上有个泽曲登寺，西面山头上，住个“那拉”（巫人）。两方各掌管谿卡的半壁天，每年诵经消雹灾。不管实际落不落雹，农奴们田地靠西边的，每块地秋收时给“那拉”青稞六捆（规定用靴带子捆）；田地靠东边的，每块地给寺院交青稞一大升。田地在中间的。给两方都要交。

三、“卜差”（消虫税）。有一个寺院，每年念经消虫灾，不管实际是否发生虫灾，全谿卡农奴要出念经青稞五克。

四、念经费。每户每三年向谿堆交一次念经费，青稞半克或藏银若干。由谿堆统一请喇嘛念经。此外每户一到三年请喇嘛念经一次。自己饿肚皮，还要给喇嘛供吃喝。每个喇嘛还送儿两藏银。

以上剥削账单，共计三十多项。有些项目中，一项内

又包括许多项，而这只是农奴们容易想到的。其他如每年给索康向拉萨运粮时，都要自己额外带一些，准备补足。路上要走六、七个马站，翻几重大山，过一条大江，摔死牲口、淹死人，也曾经有过不少次。穷差巴出差，没牲口要雇牲口，每头去拉萨一次，脚资藏银一五〇两。到了拉萨，管家说没功夫不收，农奴在拉萨人吃马喂负担不起，只好送管家若干鸡蛋或银子……这些账，如果详细算来，是几天几夜也算不完的。

仅就以上提到的，农奴主剥削去的，约占农奴每年劳动收入（或劳动时间计）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削制度，使农奴的生活陷于极端痛苦、悲惨的境地。在一次全谿卡居民集会上，我们看到，在三百来个农奴中，不管男女老幼，找不出一个穿一件整装一点衣服的人，找不出一个不赤脚的妇女，几乎全是衣服褴褛，半赤身露体。农奴们吃的东西，只是早晚各一顿糌粑糊糊，中午一小碗干糌粑而已。在军管会没有发放救济以前，一个中等差巴户阿旺家，几个月没有吃到盐。他们只好用酸奶水合糌粑，用酸味代替盐味。

四、残酷的人身奴役

可是作为一个农奴。从生到死，所受的痛苦，远非经济剥削为止。更悲痛的，是人身奴役。

特别是朗生和差徭。前边已简略提到，他们实际上就

是奴隶。

朗生，有的是世代朗生。谿堆的朗生老婆婆其美错姆，就是母女三代作朗生，再向上推，她已记不清。有的是买来的，大差巴扎西有两个朗生，一个是买的色拉寺的，一个是买的哲蚌寺的。这两人，父母都是这两个寺的百姓。父母死后，扎西家从小把他们买来，价钱是每年向两个寺代他们交几两银子人头税。更多的是差巴、堆穷破产、抵债等成为朗生的。朗生的子女，三岁以前，主人只给糌粑糊糊吃，三岁后给点干糌粑，八岁开始服劳役，直到六十岁，人被榨干了，也就“自由”了，就是被赶出去。一个六十三岁的讨饭的老妈妈乌珠仓姆，就是六十岁时被谿堆赶出来的。朗生稍不随主人意，就被毒打。前任谿堆就曾把一个老头打断了臂。谿堆的狗腿子几年前也打死了一个朗生，只因为这个朗生偷吃了一株麦穗。

朗生从生到死，住不到房子，马棚、牛圈、檐下、走廊，就是他（她）们的住处，不管刮风下雨落雪，生病、生孩子，都是如此。老妈妈其美错姆，已经六十六岁，从她母亲小时候起，到她，到她的女儿、外孙女儿，四代没有住过房子。母亲在马棚里生了他，不久就死了；她代替了母亲，又在牛圈里生了女儿；女儿又在炒棚（炒青稞的棚子）里生了外孙女。一代一代，就象牛马那样的生活，象牛马那样被人鞭打驱使，更可怜的是她们虽然生儿育女，却都没有丈夫。因为在农奴制度下，人各有主，除非夫妻

一齐当朗生，是不能固定同居的。当然更谈不到家。还有一个朗生格桑，从十五岁起，给谿堆喂了三十五年马，谿堆换了好几个，他总是喂马的朗生，三十五年，马住在棚里，他睡在棚顶上，大风大雪的夜里如此，倾盆大雨的晚上也如此。

朗生穿的衣服，是“马没冬查”（一千个补丁，不见原来的衣底）。一年四季，除非滴水成冰的时候，才穿一穿破靴子。朗生吃饭，主人一天给定量的一两勺糌粑，只吃半饱。

如果说养朗生是奴隶制的残余，那么这个庄园里（其他庄园也如此，和凯松谿卡相邻的凯墨谿卡——叛匪头子、原藏军总司令、大农奴主凯墨·索安旺堆的庄园，其人身奴役情况和凯松谿卡完全相同），也还有农奴主制造的奴隶制。这就是在生产中直接地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这种奴隶，就是“差徭”。

原来，按索康家的老规矩，差巴家每种一岗（十五——三十克）差地，要有六个劳动力，半岗地，减半。六个劳动力中，两个到谿卡自营地上当长年乌拉。四个劳动力耕种差地和服其他差役。某家差巴劳动力数目不足（大差巴自己养的朗生数目不在内），谿堆就从别家差巴或堆穷中无代价抽调劳动力来补充，这叫补差。被抽调补差的人，就叫“差徭”。一经作了差徭，就终身为差徭，他（她）们的子女，也必须当差（子随父，女随母）。差徭的生活，由

被补差的人家每天给一升（一克为二十分之一）糌粑，一年一件破衣服。他们或者替被补差的差巴给谿堆当乌拉，或者在差巴家田地上干活。他们和朗生不同的是，朗生作家务劳役，他们作田间劳动；朗生由谿堆（或大差巴）管吃穿，他们由差巴管吃穿。但他们同样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生活也和朗生相仿。对于穷差巴来说，补入差徭，是一件负担，因为差徭给谿堆作田间奴隶，吃穿都由他家管。二十四岁的青年尼玛次仁，是大差巴扎西家的差徭。他的父亲，是个堆穷，后来被补差补到扎西家，父亲死后，他八岁就顶替父亲。刚到扎西家时挨了打，就跑回家朝母亲哭。母亲含着泪来哀求主人（那时扎西的丈夫作谿堆），不要打的儿子，他太小。主人说：“他是我的，我愿意把他搓成团，装在兜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里，由我！”从这话里，你就可以了解差徭实际上就是奴隶，了解到，如果大差巴如此凶残，农奴主难道会仁慈一些吗？

其实，农奴制度造成的惨事何止这些。索康代理人谿堆的一个狗腿子，恶霸凭错古堆，十来年里，就残害了六条性命。其中不仅有朗生，差徭，也有差巴，堆穷。这个恶霸本来是个穷差巴，但他一旦被农奴主所收买豢养，就和农奴主一样失去了人性。这就是农奴制度造成的直接后果。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说的这种差徭，过去几十年，有逐年增多之势。据一个卸任的谿堆说，早年差徭很少，

后来差巴生活境况越坏劳动力越不足，被抽调补差的差徭就越多，到现在，已有三十多人。全庄园，一共一百四十个劳动力（包括强一些的半劳动力），除去了外出支差和不种地的堆穷等以外，经常在田地上劳动的，不足一百人。这样，差徭就成了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这就是说，在农奴制庄园，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

从奴隶制到封建农奴制，无论如何还是一种历史的发展。而这里，农奴制里又制造奴隶。它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西藏农奴制的极端反动性、残酷性、野蛮性！说明索康又是一个奴隶主。

五、苦河流到头 农奴作主人

农奴制度，把西藏人民折磨得太惨了！可是反动的大农奴主，为了想永远保持他们这种“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最后竟向祖国，向人民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期间，他们一度把山南当成后方巢穴。

在凯松谿卡，叛匪设了一个“颇康”（粮饷站）。五十多名叛匪，在此奸淫掳掠达十个月之久。大匪首索康忠实的代理人谿堆恩久多杰，把搜刮农奴们的一千多克粮食和大量面粉、青油等，供应匪徒。此外匪徒们还抢走了农奴们仅有一点的粮食。用光了全部马草，拉走了所有的好一点的马。他们逼着农奴们为他们砍柴煮酒，割草磨面，他们杀牛捉羊，拷打人民，奸淫妇女。把村落搞得一片凄凉。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德庆玉真，被叛匪捉到，奸污了十多天，她挣出野兽们的血爪后，逃入深山，至今还不知下落。一个小青年，只因曾给中共山南分工委机关作过临时建筑工，叛匪就把他抓起来毒打，在他的姐姐凭错德吉面前，声言要杀死他。叛匪逃跑时又把这孩子带走，他至今生死不明。

凯松谿卡人们过去的遭遇，真是苦难重重！

在一次控诉索康和叛匪罪行的大会上，那个从八岁起就当差徭的青年尼玛次仁悲愤地说：“我们的苦，象河水一样流，一百年，一千年，总是流不到头！今天，靠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我们的苦总算到头了！”这就是农奴生活的全部结论。

现在，农奴们新生了。

四月末，军管会工作组初到这个庄园的时候，农奴们个个面黄肌瘦，家家没有春播的种子，许多户断了口粮，不少大人孩子，几个月没有吃过一滴油、盐，一口茶。工作人员报告了这些情况后，军管会马上发放了种子和口粮，供应了大批酥油、盐、茶。宣布这个庄园的土地实行今年谁种谁收。从死亡边缘复苏起来的农奴们，欢欣鼓舞，满怀新生的喜悦和热情投入了春耕生产，保证了没荒一块地。谿卡自营地上的差徭、乌拉，自动组织了生产互助组，第一次为自己自由地劳动。“吉卫尼玛夏松！”（温暖的太阳升起来了！）传遍庄园。

接着，他们在工作组帮助下，成立了山南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筹委会。他们选出了四个朗生（差徭）、三个堆穷、两个穷差巴，作正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在农协筹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们看到，这些衣服褴褛、蓬头赤脚的人们，第一次兴高采烈地高高举起了手，行使他们翻身作主的权力。

黑黑瘦瘦两眼炯炯有光的青年尼玛次仁，被选为主任委员，他站起来，高声说道：“乡亲们！共产党领导我们要翻身了！大家挑上了我，我一定为大家好好办事！”一阵掌声过后，那个高高个儿的姑娘，十二岁开始作朗生的基嘉又讲了：“我不是吃糌粑长大的，我是挨打受骂长大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忠实于你们……”人们为这位副主任委员欢呼鼓掌。

看，谁敢说农奴们离开农奴主就不能自己管理自己！

这个农会筹委会一成立，马上就发动群众，进行诉苦算账，控诉索康的罪行。向参加叛乱的恶霸进行斗争。他们和其他谿卡的农民一起，打起旗子，擂起大鼓，喊着口号，列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向参加叛乱的高利贷主，进行斗争和控诉。

同时，他们把田地管理得很好，把村庄管理得井然有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些受尽压迫的人们，一旦开始翻身，就迫切要求学习文化，农会筹委会又忙着办小学，办夜校。现在每到晚

间，只听到姑娘们一片歌声。“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在庄园里大为流行。

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过去被农奴主踩在脚下的人们，站起来了。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勇猛而又有秩序地，向农奴制度，开始了冲击。我们看到，在原来这个死气沉沉古老的庄园里，人们新的生活开始了。

让那些反动的大农奴主和他们的卫士们去叫喊和哭泣吧！我们从这个庄园，却看到了一个人间乐园的西藏，已经开始在地平线上建设起来。

（原载1959年7月24日《西藏日报》和8月21日《人民日报》）

（林田 阿旺丁曾 马竞秋）

第一次过民主生活

——西藏山南农村革命纪事之一

中午的阳光，从白杨树的枝叶间筛到林中草地上，盛开的马兰花发出微微清香，溪水绕着林园潺潺流过，毛驴啃草的叮叮的铃声，从树丛深处传来。在这个恬静的环境里，新的活跃的生活开始。

全庄园的男男女女，大人、孩子，都到这儿来了。他们从庄宅（庄园主的大房子）的灶头、马棚、牛舍里走来，从龌龊的小土屋里走来，在草地上坐了一大片。

谁只要看一眼这样的人群，就会明白农奴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大人孩子，二三百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穿一件完整的衣服，全是破麻包片一样的粗毛稀裙衫，补钉上钉补钉。妇女们也没有一个不赤脚。你看！那个瞎老太太被领来了，她叫乌珠错姆，六十三岁了，她是从八岁作“朗生”（家奴），到了六十岁被赶出来讨饭的；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是其美错姆。她母女三代在庄宅里当朗生，给谿堆

(庄园管理人)养奶牛。另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婆婆是苍觉，她的女儿是被领主的狗腿子活活打死的，她领着外孙儿来了。青壮年们，满脸是汗泥，手脚像铁块。姑娘们的破裙子太短了，坐下来怎样努力也盖不住脚杆。她们在笑迷迷谈论什么呢？

可是这些人，今天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今天这里要举行的，是凯松谿卡（叛匪头子索康·旺清格勒的庄园）第一次民主大会。

会开始了，人们静静地仰着头，全神贯注地听中共山南分工委副书记张增文的讲话。他说：“父老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受苦受难的人，第一次开大会。我们要成立一个过去受压迫的人的组织，种庄稼的人的组织，农民协会。我们要选出我们自己的人，领导我们闹翻身。……”他的话人们虽然听不懂，一经翻译，大家就嘿嘿地笑了。

人们酝酿、讨论了两天，候选人名单公布了。“凯松谿卡农会主任委员，尼玛次仁！”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角落里一个青年人黑黝黝的脸上，他额头高高的，深眼窝里闪出善良、深沉而又略带点憨气的目光。他从十多岁起接替父亲作“差徭”（一种农业奴隶），今年二十四岁。“副主任委员基嘉！”人们又用眼睛找到了那个宽肩阔背的姑娘。她从小接替母亲给谿堆作厨子，也是朗生。她有点害羞了，微笑着把头藏在一个大娘的怀里。“委员阿旺！”他是个穷差巴，成年支不完的差役乌拉，老婆和六个孩子都饿得皮

包骨头。“委员，多吉……”名单宣布完了。农民协会九个正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四个朗生、差徭，三个堆穷，两个穷差巴。

人们分成三堆讨论。在堆穷这一堆里，一个络腮胡子的老大爷站起来讲话了。他叫拉珠，早年是个差巴，乌拉差役、高利贷，逼得他没法生存，就逃跑了。在外边流浪了几年，回来后经大家求情送礼，谿堆才饶他一顿鞭子。规定他每年交人头税，出临时差，当堆穷。他说：“尼玛次仁、基嘉，……，虽然有的年轻，有的是妇女，可是他们都是我们自己人，从他们会走路的时候起，我就眼看着他们受苦长大的。这样的人，有共产党教育，是不会向坏道上领我们的！”

朗生、差徭一群里，人们只是笑，很久很久地沉默着，没人发表意见。他们受的奴役、压迫，太深重了，一时还不习惯于独立发表意见。好一阵子，一个老妈妈才低声说了：“今天那位同志说的，都是我心里话，大家挑选的，是我早晚心里为他们祷告的人，……”

最后，人们又在草地上坐成了一个大圈。候选人都站到桌子跟前来了。他们，额头上出了汗，眼睛放出喜悦的光彩。当他们的名字又被念出来的时候，人们的手高高举起来了。

新当选的农会主任委员尼玛次仁讲话了：“乡亲们，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就要翻身了。大家挑上我们，我

们还象个刚会走路的孩子，不过有我们的父母——共产党，领着我们，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就能彻底消灭叛匪和旧制度，就能过好日子啦！”接着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农协委员们被选出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领导农奴开展“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斗争，这是民主改革的第一步。委员们和工作人员一起作挨户访问，开会研究怎样收缴叛匪留下的枪支、斗争坏人，怎样解放朗生等等。他们主持群众大会，控诉参叛的反动农奴主及其代理人、追随者的罪行。你看，林卡树荫下，人们黑鸦鸦地坐了一片，大会主席尼玛次仁在激昂地讲着：“过去，索康，谿堆（庄园管理人），还有他们的狗腿子，坐在上面，把我们踩在脚下，剥削压迫我们多少年，最后还发动叛乱，不让我们翻身。……我们的苦象河水一样日夜流。今天我们开这个大会，就是要控诉他们的罪行，把我们的苦倒出来，……”群众中腾起了愤怒的呼声，举起了小树林一样的拳头。有人站起来控诉，有人边哭边讲。

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一站起来就呜呜痛哭，她抽泣着说：“我妈妈被他们活活打死了，我没有妈妈了！”她是十三岁的孤儿白玛玉珍，她很小时父亲出乌拉死在外边，母亲背着她支差种地。一次和谿堆的狗腿子、恶霸平措占堆吵了起来，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鲜血直流，爬回家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了肚子里。小白玛哭得讲不

下去了，突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张开两只枯瘦的大手，老泪纵横地喊道：“我请中央来的人、新政府、诸位乡亲们替我们作主！我的两个外孙女，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了，他们的妈妈被野兽吃掉了。这些野兽就是索康，就是勾结叛匪的谿堆和他们的狗腿子平措占堆。我女儿支差出去时好好的，回来被他们打得鲜血淋淋，她怀着孕，他们用脚踢她。我跑去质问，他们把我的耳朵也打聋了。……请无论如何把这些野兽消灭吧！不然我们活不下去了。”这老婆婆就是小白玛的外婆，老人控诉到这里，祖孙三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全场男女老幼也都哭了。会场上响起愤怒的吼声。

农奴诉苦和控诉叛匪罪行的大会开过以后，人们不再悲泣了。由农民协会主持，各谿卡的翻身农奴联合起来举行“三反双减”示威游行。男人们高举着红旗、彩旗和经幡，摇着羊皮大鼓，妇女们头缠青青的柳枝，手摇着野花花束。他们从南端的凯墨、凯松谿卡出发，一路上汇合着山南名寺昌珠寺所在的昌珠区和原山南“基宗”（相当于专署）所在的乃东村各谿卡的农民，浩浩荡荡，穿过村镇和田野，然后在古城泽当举行数千人的大会。昔日受尽奴役和屈辱的人们，今天是那样威风凛凛、扬眉吐气。

在震天响的皮鼓声和春雷似的呼喊声中，乌拉差役和人身奴役被宣布废除了。参叛领主的高利贷债契被要回来在熊熊大火中烧掉了（对未参叛的领主的高利贷实行减

息)。农奴和奴隶们第一次有了作人的尊严。

(林田 阿旺丁曾)

(原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朗生”安家

——西藏山南农村革命纪事之二

在皮鼓震天响的日子，最令人心花怒放的是，经过一场“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斗争，农奴制度下的苦难最深重的奴隶——“朗生”（家奴）和“差徭”（在领主自营地上服劳役的长期或终身乌拉），彻底解放了！这些过去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家，白天干活儿、夜晚睡在檐下或马棚，被称作“尼咪米达么咪切”（白天是人，夜里是狗）的人们，今天有了做人的自由，有了自己的家。

这些天，凯松谿卡就象全村在办喜事一样，男男女女都来帮助新安家朗生、差徭打扫房子，支锅立灶。农协委员们忙着给他们分家具，桌子、垫子、铜勺，都是从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庄园没收来的。差巴家的孩子们也帮助新的人家牵来了小奶牛、山羊和小猪，这些，有的是新主人从庄园分得的，有的是差巴户送给的。因为有些朗生、差徭原来是名义上属于差巴、由差巴发口粮，实际上是给庄园

主当常年乌拉的。乌拉差役一取消，差巴户赞成解放他们，让他们独立安家。五十多名朗生、差徭、除已回外地老家的以外，在本村安家的二十多户。有十多户，就住在索康的代理人原来住的大庄宅里。一进大门，就听到妇女们的说笑，婴儿的啼哭，原来死气沉沉的大庄宅，现在热闹了起来。一清早，一些老婆婆就抱着一瓶瓶新作的“羌”（青稞酒），和一壶壶酥油茶，向新的人家贺喜来了。

农协委员多吉，新的家就在庄宅二楼一间临街的大厢房里。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刚开会回来，弟弟多不金正在窗下纳鞋底，小妹妹郎噶已经把晚饭做好了，姐弟三人，坐下来吃饭，酥油茶、糌粑，还有青菜糌粑汤。姐姐多吉说：“有了自己的家，喝水也是甜的呀！”不了解她们过去的苦难，是难理解她们今天的喜悦的。她们的父母，原是差巴。二十年前，父母病死了，谿堆（庄园管理人）就收回了差地。十二岁的多吉，就带了刚断奶的小妹妹到了一个亲戚穷差巴家，常年替这家支乌拉，作了差徭。九岁的弟弟也被谿堆派到一户差巴家作差徭，也是替这户差巴支差。妹妹到了八岁，又被派到另一户大差巴家当了朗生。从此姐弟三人分散了，属于三家主人。妹妹的主人是个二地主，不给吃饱，还常常打骂。她放羊，背水的时候，碰到姐姐，就哭一场，姐姐只是伤心地落泪。弟弟带着病，还要干苦重的活儿，碰到姐姐，姐弟二人又落一场泪。那时，她们的生活里，除了劳苦和泪水还有什么呢？这次获

得解放后安家的当天晚上，姐弟三人兴奋得无论如何睡不着，她们坐起来商量今后的生活。姐姐说：“秋收以前，郎噶在家烧茶，放放驴子和山羊，我和多不金到谿卡自营地（领主自营地今年由朗生、差徭等共同经营，收获由他们分）上劳动，再作些短工，等秋收分了地，今后我们的生活就什么也不愁了。”

隔壁一家是基嘉，她是村农协副主任委员，也是刚开会回来，正在烧饭。这个高个子，大眼睛的二十一岁的姑娘，又沉静，又害羞。问她什么，她只是笑。可是一见工作组的小卓玛，就象亲姐妹一样说起来了：“安家立灶，过去是连想也不敢想啊！因为没有自由的身子可以随便走，没有现成的门口可以随便进。”基嘉的母亲是谿堆的朗生，给谿堆当厨子。母亲偷偷用剩汤剩水养活了她，十岁时候，谿堆就把她派给一个差巴当差徭。由差巴给口粮，在谿堆自营地上支差干活。后来，母亲劳累死了，谿堆看她长大了，就把她要回来接替母亲。谿堆一家整天不是吃就是喝，基嘉从早到晚在黑洞洞的灶房里忙碌，被烟熏火燎得象小鬼一般。那时候，她多少次想离开这个闷人的庄宅，摆脱屈辱和打骂，可是每当她向主人请求交人头税、离开庄宅的时候，便惹来谿堆一顿臭骂，或恶狠狠的一句回答：“你是我的，我说不能走就不能走！”“作朗生的，光着身生下来，光着身子死去！即便主人放了你，两手空空又怎能安家呢？”她感慨地说着，“现在我们解放了，房子、粮食，什么都是

现成的，这都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恩情啊！”

看到这些过起新生活的人们的欢乐情景 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两个受尽人间痛苦的老妈妈。一个是三代朗生、专为谿堆养牛挤奶的其美错姆，一个是血泪中度过了一生、专为谿堆烧茶作饭的朗生噶多。

我们在大庄宅二楼一间宽敞亮堂的大房子里找到了其美错姆老妈妈。她和女儿、小外孙女，就在这里安了家。这房子的楼下，正好是她们住过的马棚。记得我们初来这庄园的一个落雨的晚上，发现他们瑟缩在马槽边，靠墙跟一堆破毡烂垫，两三个小木碗和一把破嘴茶壶。老妈妈的母亲就是这样生活的，在马棚里生了她，眼瞎以后，糟踏死了；老妈妈六十多年生涯也是这样度过的，在马棚又生了女儿；女儿接替老妈妈管奶牛以后，又是在牛棚里生了外孙女。现在一家老小搬进了主人住过的房子，桌、垫、盆、罐样样俱全，有人民政府救济的粮食；还有老妈妈自制的酥油。分牛的时候，大家都说：“老人家三代给谿堆养奶牛，请她挑选一头最好的牛吧！”老妈妈挑了一头毛发亮的黑奶牛，第二天就下了牛犊。现在女儿出去劳动，老人就在家照看外孙女，喂喂小牛。谈起安家，老妈妈指着地板说：“我们从下面一步升到上面，为此我日夜为毛主席祷告。”

噶多老妈妈也在庄宅里分到了一间很好的房子，分散多年的女儿也回来了。但她舍不得离开工作组卓玛、卓噶

两个姑娘，就要求给工作组作饭，仍住在大灶房里。谈起朗生安家，老妈妈连连说了两声“托共产党的福！托共产党的福！”就两眼充满了泪水发呆起来。是“家”，勾起了她一件件伤心的往事吧！

老妈妈小时候的家，是一个种半“岗”（当地每岗地为种三十六克种子的地）差地的差巴户。在那“提起差役乌拉来，牛马也落泪”的年月，父亲支差活活累死了，当时她二十岁。

母亲就带着她和妹妹支差种地，但由于差役太重，又负债累累，五年后母亲也劳累忧愁死了。

噶多担起了理家的担子，丈夫、妹妹和她一起经营这份差地，但不久，丈夫远出支差，她每天出乌拉很晚才能回来，妹妹发高烧没人管，整整喊叫了十五天，最后一天她赶回家时，妹妹已断了气。

她再无力经营差地，差地被谿堆收回，她和丈夫先被充作差徭，后又当了朗生。

丈夫赤来多杰身高力大，每天一升糌粑吃不饱，饿得没法偷了主人一些粮食。谿堆发现后打了一顿皮鞭又上了脚镣作苦役。赤来多杰砸断铁镣逃跑后，为进行“报复”，夜里偷偷回来剪掉了谿堆的座骑的马鬃马尾，谿堆捉住他就给他上了“红脚镣”（把铁烧红打死在脚脖子上）。赤来多杰两腿被烧得焦烂，流浓流血，不久活活烂死了。

最后，老妈妈的女儿和妹妹留下的儿子，也都被拉走

当朗生去了。她孤身一人，含冤咽泪，又给谿堆作了十多年奴隶。直到这次工作组来到，第一次有了倾听她诉述苦情的人。

家！多少次她挣扎着想建立、维护一个家，但一次次家破人亡了。今天，到她能自由地建立一个自己的家的时候，接近风烛残年的老人又因一生中精神伤痛太多而欢乐不起来了。我们终究为老妈妈的解放而庆幸，但也理解老妈妈的悲哀！

农奴成了土地的主人

——西藏山南农村革命纪事之三

“奇采”的清泉甜似酒，
“雅陇”地方赛天堂。

——山南古谣

（“奇采”，山南一泉名。“雅陇”，意为“上方”宝地，指山南泽当一带地方。）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从远远的喜马拉雅积雪的高山上，延伸下来一条翠绿的河谷。雅陇相布（相布即小河）歌唱着，跳跃着，灌溉着两岸肥沃的田野，流入大江。据西藏历史记载，这片土地就是古代藏王迁都拉萨之前的建都之地，是西藏文化的摇篮，又是西藏农业的发轫之区。直到今天，这里还保存着古城堡的遗迹，流传着文成公主从内地带来的农作物种子和耕作方法的故事。然而在这闪耀着神话光采的土地上，世世代代，不仅侵透了奴隶和农奴们的汗水，而且洒满了他们的血泪。

在这河谷平原上，遍布着拉萨一些大贵族、“噶厦”（旧

西藏地方政府)和拉萨三大寺(即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庄园,每一寸土地都归农奴主所有。两个月前,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些封建庄园之一索康家的凯松谿卡的时候,在村头和庄宅大门口遇到的,是面如土色的褴褛的男男女女;在庄宅的马棚、灶房见到的,是形容枯槁的老人和蓬头赤脚、面孔墨污的妇女和姑娘;庄宅外的垃圾堆上,一丝不挂的孩子们和乌鸦、野狗在一起寻食、滚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农奴和奴隶,不仅人身依附于或直接属于农奴主,而且像一个老农奴说的,他们是被“差役乌拉、高利贷和人身奴役三条绳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土地的附属物。

可是两个月后的今天,山南农村经历了一场和平民主改革,这些农奴和奴隶,已经成了千百年来他们劳动、呻吟在它上面的土地的主人。他们有怎样的感受呢?分完土地回来的路上,当了六十多年差巴的老人江安次仁昂起了头说:“天空升高了,贵族老爷脚下的土地下沉了,我们的天地多开阔啊!”

那是七月末一个晴朗的早晨,经过了七天七晚的查地、评产,并在群众大会上确定了分地方案之后,农会委员们带领男女农民来到田野里。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上,青稞吐齐了穗,豌豆盛开着紫色的小蝴蝶花,休耕地上发着野草的芬芳。人们在田间小路上兴高彩烈地谈笑着,在地头讨论着,根据地块大小、土地好坏搭配原则和

各户应分多少土地，把每块地确定到分批参加分地的每户头上。于是那个“差徭”（作终身乌拉의奴隶）出身的农会主任尼玛次仁把具有无上权威的胳膊一伸，说：“这块地是你的了，两克三升。”（即能撒两克三升种子的地）穷差巴出身的副主任阿旺和另一位副主任、从小当朗生的基嘉姑娘也说：“多好的一块休耕地啊！明年保你丰收。”得到第一块地的，是在庄园主自营地上当了一辈子“格聂”（掌犁人）的四维巴珠，这个矮矮的老人乐得两眼眯缝在一起了。第二个分到土地的，是赤脚背着孩子赶来的年轻妇女次仁错姆，她是一户“堆穷”，靠打短工过活，还要向领主交“人头税”和“冒烟税”（因为在领主土地上立灶冒烟）。现在听说眼前这片地是她的了，赶忙跑过去，请一个老差巴告诉她地界，久久望着这块地微笑。第三个是老婆婆索朗群宗，分得一块地以后，马上在地边用石头和草坯垒堆作记号。“我们过去连块牛鼻梁大的地也没有。今天有了七克地，再不要拉着孩子去讨饭了！”说着她乐出了眼泪。……

人们整整在田野里转了三天，才把大贵族索康家的一千六百多克地和附近两个寺院的二百八十多克地全部分给了农民——翻身农奴和奴隶。每人平均三克半，单身的和穷苦又劳力多的每人分到了四到六克。

分完土地以后的座谈会上，差巴索朗、堆穷拉珠、守林人巴珠，三个络腮胡子的老人争先发表意见：

“土地的命根子是水，人的命根子是土地。过去我们

的命根子操在贵族老爷手里，活着，象是牛马。”

“一点儿也不错。贵族也好，寺庙也好，旧政府也好，要是他们拨给你一块差地种，压在你背上的差役乌拉，就比这块地还重。祖祖辈辈把你拴在这块地上流血流汗。可是你如果没有差地，不是四处流浪，就得当朗生、差徭。”

“今天可不同了！我们靠了共产党、新政府的领导、帮助，把命根子握在自己手里了。以前一克地收十克，明年我们要让它收二十克！”

坐在一旁的，高高个儿的中年妇女苍觉听得入了神，蹙着的眉头慢慢展开了。苍觉的父母，是二十多里外的则错巴寺的差巴，她年轻时，父母死去，她就和丈夫继承父母当差巴。不久，丈夫被寺庙派到远处支差，一去未回。她无力支差，寺庙就收回了差地，把她和不满十岁的女儿充作了“终身乌拉”（干田间活的奴隶）。三年前，凯松谿卡的差巴希洛的弟弟要和则错巴寺一个女乌拉结婚，两方主人商定，把希洛的弟弟送到则错巴寺当乌拉，把苍觉换到凯松谿卡作希洛家的朗生，代替希洛弟弟给领主当乌拉。从此，苍觉母女就被分在两地作奴隶，当时女儿只有十三岁。白天，每人有一升活命的糌粑，背后是“勒本”（工头）的鞭子；夜里就偷偷哭泣和彼此思念。可喜的是平叛后母女都获得自由，女儿跑到解放军医院当了护士，苍觉在凯松安了家。

分地的头天晚上，农会通知她分给她母女俩六克地，

要她第二天一早到村外认地块。这一夜，她翻来复去睡不着。她想起夫妻俩当差巴的时候，为了种那一小块差地，她自己在地里滚，地里爬，苦挣苦熬，丈夫一年到头外出去支差，最后还不知病死、饿死在那里。后来没了差地，母女二人过起牛马不如的生活。……如今，自己有了地了，有了足够养活三、四口人的八克土地，可是自己已经四十八岁了，能种得了吗？一会儿，她觉得自己老了，干不动了；一会儿，她想到地是自己的，收获全归自己，又觉得全身是力气，八克地种得了。她想着，下不了决心。于是天刚亮就起来，跑了十多里路找女儿去商量。女儿说：“你一个人要那么多地干什么？要四、五克够自己种就行了。余下的退回给人多的的人家。”最后她分得了五克好地。

分过地的第二天傍晚，我们去访问她。她刚从田里拔草回来，背回一大捆青草在喂前些天分得的小牛。过去她显得很苍老，现在汗水没干的脸红红的，人年轻了。谈到过去，她又伤心地落泪。可是，一谈到分土地，她又像孩子一样，带着泪花笑了。她满心欢喜地说：“以前我们受苦受难，不仅手指甲盖大的一块地也没有，连自己的身子也是人家的，被人换来换去。现在我们自由了，女儿当了医生，我又有了土地。我要‘忽达巴达’（努力）地劳动，把生活过得美美的！”“五克地你自己种得了吗！”

她格格笑了：“我还不算老呢！”

林卡夜歌

——西藏山南农村革命纪事之四

由农会副主任基嘉和委员多吉负责酿的“羌”(青稞水酒),在大瓮里“滋滋”冒着泡。这两个朗生出身的姑娘,打开瓮口。倒点酒在手心里尝一尝,眉开眼笑地说:“羌熟啦!”人们盼望好久的大喜日子终于来到了。这天,是凯松谿卡的农民们庆祝民主改革胜利完成的日子。

一大早,年轻的妇女们就洗好了头,扎上了红绿辫穗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拉吉,来催小同学们快集合。现在谁也看不出来这个十三岁的活泼的小姑娘,曾经作了两年“差徭”、“奴隶”。

林卡草地上的大蓝花帐篷里,国旗和毛主席像挂好了,农民们把家里的绣球花和夹竹桃也搬到了会场上。大帐篷后边,就是厨房帐篷。几个自告奋勇来当厨师的老头子,正在切萝卜和羊肉,一棵大树下面支起了几口大锅,今天全谿卡的人在这里会餐。

人们都坐好以后,穷差巴出身的农会副主任说话了:

“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胜利,今天我们要尽情地欢乐庆祝!”大家热烈鼓掌。他接着说:“每年到这个时候,正是望果节(预庆丰收节),可是往年的望果节,看着丰收的庄稼,悲愁交织,许多人家断粮绝饮。像今天这样,心里这样高兴,大家平等地坐在这里开会,自古以来是没有的。……”

几个人讲过话,大家都争着向毛主席像献哈达。然后,就歌舞起来。

轻快的舞步,婉转的歌声,旋转的花衣彩裙、喜盈盈的面孔,使人沉醉在欢乐里。在青年男女们中间,领唱的是基嘉,他们唱道:

千年的奴隶解放了。

我们有了自由的权利。

有了自由的权利,

心里无限欢喜。

人们一面唱歌、跳舞,一面轮流吃饭、喝羌。“酒过三巡”,热烈的“郭谢”(圆舞)开始了。男女两队,围成一个圆圈,一个穿绿衫的小伙子抖着一串马铃,开始了对唱。

男的唱:

姑娘们,

你们能唱就唱吧!

唱那些能打动我们心的歌儿。

女的唱:

我们能唱的歌倒有不少,

可是要打动你们的心，

怕要唱到深更半夜了。

一阵高歌漫舞，又一阵急雨般的快跳。苍觉老婆婆背来一个大罐子，给汗流满面的歌手们每人一大碗羌，于是他们又唱起来了。

这时候，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过去的堆穷老拉珠，守林人巴珠，穷差巴村珠，在树丛边的草地上喝着羌，商量着一件事。这三位络腮胡子深眼窝的老人，都是从小受苦受难翻身以后整天乐呵呵的。老拉珠把儿子（农会副主任）阿旺叫来“谈判”：“你是大会主席，请允许我们扮成‘者噶’（说吉祥话的）献祝词吧！”

儿子严肃地说：“现在是新时代，把你们那老一套丢在一边去吧！”

老人们不慌不忙讲道理：我们三个老头子在新社会生活的时间最久，受的苦最多，今天也特别高兴，我们有权利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以前的“者噶”为了讨饭，我们扮“者噶”是献祝词，庆胜利呀！

最后儿子只好答应了。于是三位老人每人从怀里掏出一条哈达，拨开跳舞的人群，恭恭敬敬献在主席像上。这是他们第二次献哈达。可当他们回转身拿好架式，刚要扮“者噶”，跳舞的姑娘把他们挤到一边去了。三个老人只好坐在一旁草地上继续喝羌。

太阳落山了，下起了小雨，可是歌舞却达到了高潮。对

唱了许多回合，妇女们总是占上峰。她们的歌声一落，男人们接不上新歌，只好按规矩重复妇女唱过的。

女的唱：

东方的夜神啊！

在高高山顶上竖起了发光的旗杆；

辛勤的行路人哪！

祝你路过此山后生活富裕：

（男人们重复一遍。）

女的唱：

东方的夜神啊！

在山腰栽上了茂盛的草木：

勤苦的牧人哪！

祝你路过山腰时让牛羊吃得圆

滚滚；

（男人们又重复一遍。）

女的唱：

东方的夜神啊；

在山根汇聚了清凉的泉水；

平原上的狐狸呀；

祝你喝了这泉水子孙满堂；

谁也没想到，过去被农奴主折磨得有点傻里傻气的老格桑，今天变得又活泼又年青。这位五十岁的老人，穿戴了新衣新帽，跳了舞，又唱藏族戏，唱了戏，又要活宝讽刺农奴

主。惹得大家捧着肚子笑。他说：我有生以来，从没这样高兴过。这老人从十五岁给“谿堆”（庄园管理人）养马，三十年来一直睡在马棚顶上，也不知挨了多少打骂。今天他有了房、有了地。分牲畜的时候，农会干部说：“老人家给领主养了一辈子马，受了一辈子罪，请挑一匹最好的马和一头最好的驴吧！”这样的变化，怎能使老人不恢复青春呢！

半夜里，林卡里正欢唱的时候，庄宅大院里有人哭起来了。原来，噶多老妈妈听说工作组的两个姑娘小志玛和小卓噶明天要离开这里，就马上告诉了大家。大人、孩子都跑来找工作组组长老陈，要求这两个工作人员留下。早晨还是那么高兴的小拉吉，这时拉着组长的手哭了，“志玛啦走了，谁教我们唱歌呢？”她一哭，孩子们都哭了，大人也哭了，老陈请农会干部基嘉和多吉来劝，可是劝着劝着，他们自己也哭了，基嘉落着泪说：“我们有苦向她们诉，我们心里有事向她们讲，我们不懂得的，她们教会了我们，虽说共产党的干部都一样，可是东西新的好，人是旧的好啊！”

林卡里歌声高昂，院子里哭声一片，这难忘的夜啊！千百年来，有谁关心过他们。有谁能够象共产党这样帮助他们翻了身，无微不至关心他们？

直到工作组的同志向他们讲清，两个干部走了，还有三个留下，以后还会有其他干部来，人们才不哭了，于是，农会干部又把工作组同志邀到基嘉房子里，向他们敬羌。林卡里在唱，房子里也在唱，一直天色将明。

满噶一家

——西藏山南农村革命纪事之五

泽当的傍晚，从雅鲁藏布江上吹来了清凉的风，空气里散发着晒干的野草和油菜花的芳香。一群群藏族妇女，在田里拔完了草，到水渠里洗过脚，喧闹着走回了村落。田野静下来了。

这时候，我们访问了普通的一户藏族农家。我们最先认识的是这家的三个姐妹。我们和她们一起在青稞地里劳动过。好说话的是三姐苍觉，活泼好笑的是五妹乌金，锄草锄得最快的是六妹央金。拉起家常，知道她们原是甘丹曲郭林寺的一户新“差巴”。爸爸满噶，阿妈布册，都年老了，全靠她们几姐妹支差种地。如今，主人成了叛匪，这地的收成归她们自己了。姑娘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劳动这样起劲，她们说说笑笑，手里的鹤嘴锄舞个不停，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我们来到了她们的家，这是高国寺庙下一所新修的土屋。走进小院子，正好一家坐在窗下。苍觉放下捻

线锤，忙着招呼我们。乌金在给孩子喂奶。一张破山羊皮上，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满脸皱纹，络腮胡子，在补靴子，这就是姑娘们的爸爸满噶。一位捻毛线的老婆婆，是妈妈布册了。央金和另一个小妹妹也在妈妈跟前捻线。我们分享了这一家的劳动后团聚的欢乐。可是我们首先听到的，却是这一家的悲惨故事：

爸爸满噶，出生在羊卓雍湖边多仁项达牧场上，从小接替死了的父母作贵族多仁家的牧奴。山野里奔跑，露天草地上睡觉，象野草一样长大了。三十多岁前，他爱上了不远处达隆地方一个姑娘，就是现在的阿妈布册。那时她是一家大差巴挨色尔的“朗生”（家奴）。两个人属于两家主人，一年只能在草棚、牛圈里偷偷会几次面。他们虽然生下了一群女儿，却不能有一个家。直到将近年老，满噶才向牧场管家请准了离开牧场，但每年要交九只绵羊毛的人头税，仍然世代是多仁家的“密色尔”（百姓，过去泛指农奴）。这样，他们总算在达隆安了一个家。七个女儿，两个大约交人头税出了嫁，苍觉以下的五个女儿，都接替老妈妈给挨色儿家作“朗生”。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也给项达牧场交人头税，是多仁家的百姓，随父亲一起给挨色尔放牛放羊。作为满噶放羊代价的，是租给四克种子的薄地，由老妈妈耕种

挨色尔，是西藏极个别的农奴地位爬上去的“二农奴主”。种几百克土地，有几十名男女“朗生”，放上万克高

利贷，管辖一带百姓。他把名下的差税、贡税、兵役等负担，全部转嫁到其他农奴身上，他对家里的朗生象农奴主一样的凶残。这样，苍觉五姐妹，从七八岁起，就担起了难以胜任的劳役了。每天鸡叫第一遍就要下田，把全身汗水洒在土里，直到天黑以后才回来。每人一天一升（半斤多些）糌粑。穿的衣服都是老妈妈夜里摸黑捻的线织成的。主人只给过苍觉一身破衣服，她四季不离身的穿了八年。晚上，姐妹们就睡在牛棚或房顶上。她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还天天受挨色尔的骂。五姐妹如果有一人病倒，老妈妈还得请人替工。

农奴制度下的奴隶，都是这样在屈辱、苦役和眼泪里度过了青春，熬白了头发。可是这一家人痛苦的日子里，还有更悲惨的波澜。

四年前的一次兽疫，满噶放的羊群死了四十多只。挨色尔气势汹汹地把满噶大骂一顿，说他故意弄死了羊。满噶哀告说：“天哪！四年前你把羊群交给我的时候，是六百四十四只，现在却变成了一千二百多只，我怎样给你放羊的，天知道啊！”可是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满噶赶了出来，把满噶自己的一头牛、十多只羊拉走了。老妈妈辛苦种下的四克地，眼看青稞穗已经发黄，也被夺走了。

两个老人走头无路，讨饭跑到拉萨。在他们善良的心里，以为大寺院是主持公道的，就投了色拉寺。寺院管家一听说他们有几个年轻力壮的女儿，就马上给开了一张

条子，写道：自今以后，满噶、布册一家每年每口向色拉寺交人头税藏银二十两。子女相承，永为色拉寺百姓。如此等等。上面盖了寺院印鉴。老夫妻俩卖完了所有的破衣烂衫，又托人借了一笔债，按全家八口交足了当年一百六十两人头税，拿着那张卖身易主的契约，又一路讨饭回家。他们给挨色尔验过这张条子，就把女儿都领回来了。

他们原以为，靠全家老幼出卖力气，总是可以活下来的。可是交人头税欠下的债还没付清，“噶厦”的公差就骑着响铃马、拿着鞭子来了，立刻把老夫妇俩和两个女婿押解到拉萨。这是挨色尔告了状，施了贿赂陷害的结果。噶厦的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满噶和大女婿投入了监牢。

那是一个阴惨的冬天，监牢里阴森、潮湿、寒冷，地下室里透不进一丝光线，狗洞样的牢门紧对着一个厕所的下口，粪尿流向牢里。满噶一进牢，成群的大虱子就向他进攻，有时他简直觉得身上的血马上要被吸干了。好容易熬满了三个月无名徒刑，最后，被宣判：罚五十两藏金（每两合藏银十三两），全家流放到山南。“天哪，我们哪里去找五十两金子！”可是交不出金子，满噶就要死在皮鞭之下。幸好一个和满噶从小一起放羊的人，在拉萨给人喂马，他四处奔走，从穷朋友那里凑齐了这笔钱。这时候，女儿们也被传讯到了拉萨。于是全家老少十一口，在一个公差押解下，走上了被流放的路程。

从拉萨到山南泽当，有三四百里路，途中翻几座大山，

过一道大江。他们要沿路讨饭，女儿乌金又身怀重孕，而噶厦却勒令七天七夜赶到。一天，乌金捧着肚子忍着痛，刚刚爬上杰拉大山顶，就躺下不能动了，她惨叫着，孩子要出生了。可是正当初春季节，在这大风呼啸，冰雪遍地的山顶上，哪能生孩子啊！老妈妈哭劝，姐妹们搀扶，乌金咬破嘴唇，刚挨到半山坡一处破棚子，孩子生下来了。满噶请求公差，让乌金和两个姐妹在这里休息一天，随后赶到，公差无论如何不答应，只好继续上路。乌金走几步，滴一片血，拖到晚上，她已没有一点血色，昏迷过去了，满噶又哀告：“明天若再走，我的女儿就要死了！”公差还是不答应，说：“噶厦命令限期赶到，活也得走，死也得走！”这可怜的一家被逼着赶路，老妈妈抱着刚生下的孩子，姐妹们背着乌金，总算活着赶到了流放地。

可是，苦难的路程并没有就此结束。一到泽当，满噶一家立即被指定为一个寺院的差巴，硬派给他家二十多克土地。每年除了给藏政府和寺院支差，得交纳四十克定租粮，五十克左右的对半分租粮。此外还要派一个女儿作“乌拉”（无偿劳役），一年里给寺院背水六个月。

去年春天，耕种季节到了。满噶一家没有一粒糊口粮食，没有一件农具，唯有跟着他们转了两年的两头又瘦又老的的驴子；那是几次送人都没有人要的。老爸爸望着土地叹息，老妈妈望着土地落泪。多少年来，他们梦想着土地，现在土地却成了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满噶几次请求

寺院管家，退回差地，情愿交人头税，但得不到允许。没有法子，只好靠姐妹们的脊背和双手，作短工、背东西，出卖力气来雇牛雇马给领主支差，租牛租农具种下了地。靠野菜稀糊糊度了漫长的春夏，一到秋天，管家就派四个工头，拿着鞭子来监收。全家拼死拼活干了一年，饿着肚子交了租，到头来还欠下三十克青稞和三十品银子的高利贷。

这时，叛匪大批集结到了泽当。匪徒们猖狂地声言要在几天之内把解放军杀光，一面向机关部队进攻，一面没日没夜地奸淫掳掠百姓。满噶的女儿们躲到别人家的楼角和草棚里，仅有的口粮也埋在地下，但寺院管家就是叛匪头子，对这一家人一点也不肯放松。两个凶煞一样的匪徒，一个大胡子，一个矮胖子，一踢开门就喝道：“你家有几个年轻的女儿，快给我们背水去！”老人哀告说：“女儿全不在家，请把我家的水拿走吧！”匪徒就用枪刺和大刀在柴草堆里乱戳，找不到人，就把铁锅、水罐连水一起端走了。顺手把两只木碗也揣进怀里。满噶唯一的小儿子也被拉了去，给他们向河里背死尸。全家在魔掌下无法活下去，连夜偷偷地搬到解放军驻地安下身。在解放军卫队的火力控制下，狗爪是伸不到这里了。叛匪恼羞成怒，就把满噶家的小破屋扒掉烧光了。……

满噶一家的遭遇，比起那些被反动大农奴主挖掉眼睛、剁掉手脚、鞭笞而死的人们来，还只是最普通的遭遇，

可是他们的身世里，充满了多少血泪啊！

“现在，天亮啦！我记得这个日子——三月一日（藏历，即公历四月十日）！”满噶老人指的是泽当叛匪被消灭的日子，他说着，泪眼充满着快活的光辉。他的话把全家人都从惨痛的回忆中拉回到今天的幸福生活里来了，一下子大家都活跃了起来。

叛匪一经消灭，就来了一位军管会的藏族女同志，她看了看这一家的情景，问了问这家人的遭遇，第二天军管会就贷给了满噶家三十克口粮和种子。接着又来了二十多个解放军官兵，给满噶家盖房子。他们抬来了木料，还请来一个老木匠，小伙子们上梁的上梁，垒墙的垒墙，忙得满头大汗，茶也顾不得喝一口。“还有两个象是长官的，也和大家一起干呢！”老妈妈这样补充说——她指的是营长陆宝海和教导员白长生。紧赶了三天，房子就从废墟上修起来了，比原来的还要好。

全家刚搬进新房子，央金的小女儿就呱呱落地了。孩子生下第四天，一个藏族女同志又带来一个解放军。他们一来就看着孩子笑，问大人和孩子的身体怎样。大家亲热地谈了一会，他们跑出去请来个裁缝，把孩子量了量走了。隔一天，他们又来了，给孩子带来了一套小花衣服，一条毛巾，一块香皂。还给年轻的妈妈带来十个鸡蛋。看着孩子穿好了衣服，他们才高高兴兴地告辞了。

说到这里，央金把孩子抱出来了。多好的娃娃，红红

的脸蛋，洗得干干净净的，穿了一身紫花衣。老妈妈轻轻地拍着小外孙女儿说：“这孩子，真有福气，晚生了一个月，叛乱分子逞凶的时候，她不生下来，单等解放军一胜利，她来了。好福气呀！”老妈妈情不自禁地对孩子叫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全家都哈哈笑了。

这时，五妹乌金也抱着自己的小儿子，亲了又亲。这孩子，就是在娘胎里和大人一起颠沛流离的那一个。现在幸福地偎在妈妈怀里。正说着，小弟弟也从外边回来了，已经十六七岁的人，却象十二三岁的孩子那样高，从小饿的，没长起来。

这一家，现在团团圆圆，不必去支差，也不必交租，更不必去作奴隶了。五姐妹干完田里的活儿，就去作作临时建筑工，当天就能拿回糍粑、酥油、茶叶。不愁吃喝，新生活里的一些新的要求就在他们心里诞生了。老妈妈说要送小弟弟去上学，乌金说：“我也想上学呢！”饱经忧患的老满噶和老布册，他们渴望着的是民主改革，他们盼望着有自己的土地。

（林田 阿旺丁曾）

歌唱吧！走出地狱的姐妹们

—西藏山南农村革命纪事之六

雅鲁藏布江南岸离古城泽当不远的乃东村，今天喜气洋洋。一大早，人们便在绿荫蔽日、溪水流绕的林卡里搭起了大花帐篷。帐篷里铺上了刚刚割来还带着芳香气的马兰草，草上陈设着富丽的大黄绒卡垫，前面摆着鲜艳的盆花。可是今天，坐在卡垫上的，不是威风的“本博”（官长），也不是尊贵的“公欧”（贵族老爷），而是二百多名普通百姓。仅仅几天以前，他（她）们还是农奴和奴隶，现在，他（她）们坐在这里，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主人，来参加乃东县全县农民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有关自己命运的民主改革大事。

在妇女代表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熟识的面孔：大个子宽脸大眼睛的姑娘叫基嘉，母女两代给凯松谿卡的“谿堆”（庄园领主代理人）作“朗生”（家奴），从小在屈辱和泪水中长大；黑黑脸庞、穿一件刚刚分到的花绸衣的姑娘，是采旺德吉，一家子都是凯墨谿卡的朗生，老父亲作马伕，她接替劳累而死的母亲作厨子，小弟妹们放牛羊；高高颧骨的中年妇

女名苍觉,从小就在泽当的安觉寺作终身“乌拉”(乌拉指无偿劳役或服劳役的人,长期或终身乌拉与朗生相同),还有一些老妈妈,我们虽不认识,但一见到她们那饱经苦难的面孔,就会想起这些天我们在几个庄园的诉苦会上听到的许多悲惨故事。这些故事象海洋,象森林,使人深信,处于农奴制最底层的劳苦妇女,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啊!

孩子被打死在娘胎里

二十多年前,当苍觉还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天,姐姐含着眼泪对她说:“可怜的妹妹,你知道我们都是寺院的乌拉。现在,你也到年龄了。不是姐姐狠心,是留不住你啊!”当天,安觉寺的管家就派人把她领走了。

安觉寺有四十九名乌拉,其中有二三十名是象苍觉的姐姐一样的,住在寺外,常年给寺庙干活,寺庙每月发给每人两克青稞。其余的,多半是年轻的姑娘,住在寺内,整天背水、烧茶,也下地干活,每人每天发给一升糌粑。苍觉从被领走这天起,就当了一种和奴隶一样的寺内乌拉。她每早一爬起来,眼屎也顾不得擦,就赶快跑去排在廊下,等着管家发那一天的口粮。如果到晚了,不仅要挨脚踢,而且要全天饿肚子。女奴隶们下地的时候,“勒本”(工头)拿着一条赶驴的鞭子,在她们身后转来转去,如果有谁动作慢一点,鞭子就抽在背上。天黑以后,她们才拖着精疲力尽的身子回来,等着喝那一碗稀糊糊,便各自在灶头、檐下或马棚睡下。每年

秋收,总是女奴隶们一场灾难。白天,她们弯腰割青稞干了一天,力气用尽了,汗水流干了,一升糌粑的口粮也吃光了,可是夜里还要继续干。她们觉得,“腰好象要断了,眼前一阵阵昏黑,割着割着,有的一头栽到地里就睡过去了”。这时,在田边帐篷里喝饱了酥油茶的“堆巴”(管家)听到镰刀声稀了,就提着马鞭巡视过来,他“格!”地一声喊,接着就是一声女人的惨叫,其余的人也就被惊醒了。于是她们又割呀!割呀!直挨到后半夜,收工后就横七竖八地偎在一起,躺在露天湿地上。到天明时,她们全身冰凉,破衣也被露水湿透,一个个头发蓬乱,脸色灰惨,全身酸痛得叫唤。“可是你要活下去,就要挣扎着站起来,你要爬不起来,也就没有那一升活命的糌粑了!”

苍觉就这样度过了她的青春,活到了二十六岁。可是奴隶也是人啊!这一年,她偷偷和农奴出身的藏兵班久相爱了,她怀了孩子。母性和爱情使她增强了勇气。她想:“为了让孩子出生后不再作奴隶,我要拼一个死!”于是在冬天一个夜里,她和班久逃跑了。因为她怀孕脚重,又不敢走大路,五马站的路程,他们跋涉了十五天,才到了拉萨。班久靠穷朋友们的帮助,租了一间小房子。她天真地以为,从此她自由了,有了自己的家了。可是过了不到四天,灶眼还没被熏黑,一天,班久出去作短工,她正烧茶,一个高大狰狞的人形,突然出现在门口,等她一认出是安觉寺堆巴手下的喇嘛,就一下晕倒了。她迷迷糊糊被带到这个喇嘛的下脚处。

趁这喇嘛出去的时候，和喇嘛同来的一个差巴给她一块酥油和一碗糌粑，尽管她一天没吃没喝，但还是一口也吃不下。第二天早晨，班久经过四处探询找来了，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只是相对无声地落泪。苍觉心如刀割，班久的脸全湿了。喇嘛骂着催着上路，班久说了一句：“只要我们活着，我总要去接你！”当时她没想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可是这以后再没有班久的消息。直到如今，苍觉向我们讲到这情景时，还是哭得泪人一般。

那个喇嘛押着她，五天就回到了泽当。当天夜里，她被绑在寺庙一个楼下黑屋子的柱子上。她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身上衣服单薄破烂，脚上靴子磨透了底，全身带着鞭痕。这一夜，不知多少次，她昏过去，又醒过来。到早晨门锁一响，堆巴的头伸进来，他象野兽一样呲一呲牙说：“这一夜你过得好吧？你该记住，逃跑是不那么容易的！”就在这个阴冷黑暗的屋子里，她被关了十五天。然后堆巴又下令把她放倒在经堂前的石板地上，拉直手脚绑起来，打了一百皮鞭。本来这一次她是活不成了，也许是由于她叫得太惨，在寺院干活儿的男女乌拉手举哈达跪在堆巴面前求情，她才没有死在鞭下。受刑后，她被拖到了寺院的打麦场上，带上了脚镣，叫她白天扬麦，夜里看场。她带镣挣扎着劳动到第三天傍晚，其他乌拉都走了，她肚子一阵剧痛，跌倒了。她爬呀！滚呀！号叫呀！可是只有大风陪她呼啸了一夜，到天亮，她总算滚爬到了十几步外她住的草窝棚里。当一个老婆婆

跑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孩子一生下来，就不会哭，他早已死啦！我记不清了，好像是老婆婆慌忙中随手拾了一块缸片，把脐带割断了。”苍觉哭着回忆说。

由于乌拉们又跪在堆巴脚下，苍觉才被允许由她姐姐抬回家去。姐姐一大群孩子，一个个饿得像小猴子，可是她还是想法寻到一点酥油，熬成糌粑汤，一口口喂妹妹。过了半个月，苍觉刚能下地走动的时候，堆巴派来的一个喇嘛又出现在门口。头一句话就是：“堆巴叫我来看看，人是死了，是活了，若是活了，赶快去上工。”那以后，苍觉又给寺院作了九年乌拉，直到今天。

三代朗生

如果说，农奴制度下“普渡众生”的圣地成了女奴隶们的“阿鼻地狱”的话，那么世俗贵族的庄园对于被奴役的妇女，就是“阴曹地府”。在叛乱集团头目大贵族索康·旺清格勒的庄园凯松谿卡，我们曾含泪倾听了老妈妈其美错姆一生遭遇的叙诉。她白发如蓬，枯瘦的脸上布满粗大的皱纹，走路、坐下，头老是颤颤颠颠的，这是她一生受尽折磨的标志。她已记不清自己的年龄，按属相，今年六十三岁。她也不知道先辈给索康家的庄园做过多少代奴隶，只知她的母亲、她自己 and 女儿都是庄园的朗生。母亲从年轻时候起就是给谿谷堆养牛挤奶的，父亲是一个差巴户派到谿堆跟前的乌拉。有一年，父亲外出支差，在一场暴风雪中冻死在路上。母亲

哭瞎了眼睛，隔不久就连病带饿死去了。那时候，其美错姆刚八岁，正好到了朗生开始服劳役的年龄，于是接替了母亲。她开始给谿堆那胖胖的老婆抱孩子，大了，就给谿堆作“羌”（青稞酒）和捻毛线，手脚粗笨了，就养牛挤奶。按庄宅的规矩，每天早晨，谿堆的“聂巴”（管家）提个糌粑袋，发给每个朗生一木勺糌粑，一碗清茶，晚上再发一碗糌粑汤。“管家给朗生发口粮，比喂狗吝啬得多”。六十多年里，老妈妈没吃饱过肚子。在她的记忆里，庄园的谿堆和聂巴换过七、八次，一个比一个狠毒，她一生挨了多少打骂早已记不起来了。可是有一件事，至今一提起来，老妈妈还伤心地落泪。那是她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给牛铡草，因为她太疲劳，一走神把右手的大拇指铡掉了。她一下昏了过去，血咝咝向外流。十多岁的女儿一见吓哭了，她急得满院子哭喊：“妈妈的手指铡掉了！妈妈的手指铡掉了！”可是谿堆、聂巴没人理她。当孩子哭着又跑回到她跟前的时候，她刚清醒过来，只见一只大狗，不声不响地走过来，叼起她的手指跑掉了。母女俩相对痛哭起来。就这样，，主人始终没管。可是第二天，她没按时出工，那个大鼻子聂巴就骂着逼她出去放牛。她的伤口用块脏布包了一下，又沾了水，手指下半截很快化浓了，眼看一点点向上烂，没有一点办法。最后还是另一个朗生，弄来一块酥油，用铁勺在火上煎得滚开，把老妈妈的伤处向油里一插，只听滋啦一响，她又一次痛得昏了过去，清醒过来时满头大汗，这样手才没有烂掉啊！